

长篇历史小说

梁绍辉 著

争霸春秋

中原问鼎



湖南人民出版社

637354

争霸春秋

中原问鼎

梁绍辉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思远
装帧设计：陈 新

争霸春秋
中原问鼎
梁绍辉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 78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75
字数：457,000 印数：1—6,000
ISBN 7—5438—1715—2
I·227 定价：19.70 元

目 录

一	商臣弑父	(1)
二	子西除奸	(21)
三	范山失计	(42)
四	穆王称雄	(62)
五	冲龄继位	(83)
六	乘危图楚	(105)
七	三国灭庸	(129)
八	权奸得志	(152)
九	一鸣惊人	(175)
一〇	归生伐宋	(198)
一一	赵盾失期	(222)
一二	结草尝鬻	(251)
一三	中原问鼎	(278)
一四	楚灭群舒	(306)
一五	欢宴绝纓	(337)
一六	陈侯叛楚	(363)
一七	戏朝亡国	(385)
一八	肉袒求盟	(413)
一九	黄河饮马	(438)
二〇	林父丧师	(464)

二一	楚子代萧	(488)
二二	兴师围宋	(517)
尾声	(550)
附录	古今地名对照表	(560)

一 商臣弑父

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在位四十七年的楚成王熊恹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这熊恹虽是杀哥哥熊羸自立，在位期间却也轰轰烈烈地成就了几件事业，算是一代明君。可惜如今老迈，尽管权力有增无减，而体力却有减无增。最使他感到力不从心的，是愧对后宫那百十宫娥。但见一个个粉雕玉琢，有如一朵朵迎春绽开的鲜花，而自己昔日雄风已毫无踪影，徒有赏花的兴致，绝无攀花的能耐了。

然而女人并非只是花，她们不满足于他人的观赏，而拥有自己的要求。于是近水楼台，难免偷香窃玉之辈；深宫院内，不乏偷鸡摸狗之徒，而且，昔日愈是得宠的，今日愈是肆无忌惮。

一个风和日暖的夜晚，太子商臣拥抱着成王爱妃兰香，赤条条躺在宽阔的牙床上。左手紧捏着她前胸，右手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抚摸着。直至周身摸遍，犹嫌不足，于是俯贴着头，上唇和鼻尖紧挨着细嫩的皮肉，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地闻着，边闻边吸，一口口吞将下去，直至周身闻遍，犹嫌不足，于是又改用手摸。如此摸了又闻，闻了又摸，周而复始，也不知多少遍数。

“好在我这是爹娘生成的皮肉，如若是泥塑的，或者是铁打的，早被你摸融了。”兰香一面轻轻地抚摩着商臣的臀背，一面笑着说。

“你哪里知道，你全身滋味全在这摸闻二字之上。我这样摸着，细腻腻地，似乎不是皮肉，而是一尊玉琢美人，只是玉美人

冰凉，而你这皮肉滚热，因而比玉美人多了一层滋味罢了。”商臣一面抚摩，一面说。

“那你老闻什么呢？难道还未闻够么？”

“哪能够呢，够了也就乏味了。你的皮肉不是泥塑的，也不是铁打的，倒是兰花碾成的。一股清淡的兰香味儿，有时满满给你一口，有时却又捉摸不到。如果口口吸满，也就容易厌了；如果回回扑空，也就容易乏了。就是这似有似无之间，或得或失之际，才使人百闻不厌。”商臣说着，又贴着脸儿闻了起来。

“真的百闻不厌么？只怕有一天老头儿死了，成了你的人，又有什么桂香、荷香、麝香，三闻两闻，也就厌了，你道不是么？”

“哪儿的话，兰香就是兰香，什么香也不能替代。有一天老头儿死了，我就成天将你抱着。”商臣说着，翻身坐起，将兰香紧紧抱在怀里。

“成天抱着？那你还上朝不？这国家大事谁管？”兰香问。

“君逸臣劳嘛！三五天上次朝，大事问问，不是还有令尹子上么？”

“子上？你以为子上可靠？子上才不向着你呢！”

“笑话，子上是令尹，我是王太子，将来我继王位，他这令尹还得靠我抬举呢，不向我向着谁？”商臣并不在意地问。

“向着谁我不清楚，反正不向着你。”兰香认真地说。

“不向着我？你怎么知道？”

“我听他亲口说的呀！”

“听他亲口说的？说些什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商臣警觉起来。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一天老头儿也这样抱着我。不过我是穿着长裙的，不像现在这样光溜溜的。”

“管你穿不穿长裙，快说子上说了些什么！”商臣急了，一旁催促。

“对啦，就是立你为太子那年，老头儿问子上：‘寡人欲立商臣为太子，令尹以为如何？’”

“那子上敢情是不同意了。”

“如果只不同意，倒也罢了，还说了不少坏话呢！”

“坏话？说些什么来着！”

“‘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兰香学着子上当时说话的神态，摇头晃脑地说。

“这个不得好死的老东西！看有一天我将你怎样收拾！”商臣说着，一把推开兰香，蒙头睡了。

这晚，商臣睡得极不香甜，虽然起得很晚，仍觉精神不爽，穿好衣裳，也不和兰香招呼，自顾上朝去了。

楚宫朝堂，大司马子越正在报告晋军新近动向：

“晋侯以阳处父为帅，率战车五百乘，离了绛城，有南渡黄河迹象。”

“南渡黄河？想来必是与我争夺陈、蔡了。只是这阳处父是何等样人，寡人怎的甚觉耳生？”成王说。

“阳处父本是赵衰昔日下属，甚得赵衰信任。因他推荐，做了太傅，今太子登基，太傅自然也就成为权贵了。”工正芳贾说。

“晋国本有先轸、栾枝等宿将，今晋侯舍而不用，偏偏要用这并不知兵的阳处父，看来这晋兵也就不足畏了。”昔日令尹子玉之子成大心说。

“不然。晋侯舍先轸、栾枝而用阳处父，一则不无新旧之分，二则阳处父必有过人之处，须认真对待。”成王说。

楚成王尽管御内显得衰老，但在处理国事上却更加精明老到，一眼就看出了晋侯用阳处父的原因所在。晋襄公姬驩之所以舍老将先轸、栾枝而起用并无统兵经验的阳处父，正是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而其所以如此考虑又是因为穀山战役的结果。襄公即位仅三个月，便遭到了秦军以伐滑为名的偷袭，在先轸等人

的坚持下，打了殽山伏击战，获得了全歼秦军的空前大捷。但此战几乎与襄公本人无关，相反，因为他一时考虑不周，误听了怀嬴的几句言语，错放了孟明视等三人，遭到先轸当面一场唾辱，心中十分不是滋味。此番伐陈、蔡，是他继位以来第一次正式出兵征伐，为了显示自己不受制于人，故不用先朝宿将而用与自己关系最密、表面看来并不知兵而实则心计甚多的阳处父，其实这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通例。

“如此说来，形势更加严峻了。晋人此举，志在制服陈、蔡，陈、蔡新近附我，不能不救。”令尹子上说。

子上也就是斗勃。这斗勃是一代名将，一生征战数十年，功勋卓著，只是城濮一战，跟随子玉吃了败仗。虽然战败，但楚王并未责怪，不仅不责怪斗勃，还准备一反“兵败将死”的常规，赦免子玉，只是子玉性急，赦令未到之前便自杀，为此楚王后悔，而晋文公闻之却十分高兴。子上不久前奉命讨伐陈、蔡，再次与晋争夺中原，于是陈、蔡背晋附楚，也因此招来了阳处父之兵，他怕陈、蔡得而复失，所以提出不能不救。

“陈、蔡自然要救，失陈、蔡便失中原，只是当用何等教法，寡人尚未想得清楚。”成王说。

“何等教法？”大家不禁一怔，“难道还有不以兵救的其他方法么？”人们在心里想。

成王见大家尚未理解他意思，于是补充说：

“寡人是说选择何种时机，以何种方式与晋军作战，是待晋军围城之后里外合击？还是不使晋军接近陈、蔡于半路截击。”

讨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人们都在琢磨合击与截击的利弊。

“臣以为截击为是。陈、蔡新服，无使晋军入境为好。”子上说。

“臣以为合击为是。截击易使晋人逃脱，而合击便于击溃。我与晋战，期在击溃，而不在子驱赶，故宜纵敌深入，待其围城，然后里应外合，予以击溃。”太子商臣说。商臣今日因起床

晚，上朝来迟，乘人不备，偷偷溜进朝堂。其实他也知道陈、蔡新服，纵敌深入，必然引起人心惊恐，但因子上主张截击，才故意唱此反调。

“太子所言，本来精辟。只是这合击必须陈、蔡配合，而陈、蔡新服，难胜此任，不如由我一军于半路截击，不惊陈、蔡，使陈、蔡诚心服我。”子上解释说。

“如此说来，这陈、蔡附我并非诚心，倒是假意，而令尹上次讨伐陈、蔡，也是劳而无功了。”商臣语带揶揄地说。

“这……”子上十分不解，平时对自己十分尊重的太子为何今日如此话中带刺。

“太子所言也不无道理。惟其如此，寡人才有此犹疑。但令尹说得对，陈、蔡新服，难胜此任。陈、蔡服晋多年，不得已才背晋服楚。若使晋军深入，难免不开城迎降，重演背楚附晋之技。不如就半路截击，能歼则歼，能溃则溃，不能则驱而去之，无使进犯陈、蔡，也就可以了。只是此役关系重大，得再烦令尹辛劳一趟。方城之北有泚水，是晋军进犯陈、蔡必经之地，令尹可率战车七百乘，去泚水南岸阻击。如晋侯再派兵来，寡人当亲驻方城声援。”成王说。

商臣本想出面拦阻，不使子上再成大功，但自己一时提不出更加合适的人选，只好作罢。于是子上点齐七百车乘，离了郢都，按照成王意图，直扑泚水而来。

阳处父今年五十，比起先轸、栾枝等老一辈来他是新秀，但较之真正的新秀他又显得老了。此人个儿不高，清秀的脸上看不出半点统帅的气质，只有那浅淡的眉毛下深邃的眼神才使人感到这是个城府极深的老书生。他确乎是第一次统兵，但他并没有寻常人那种偶然得志的盛气，更没有攻克战胜的豪情。相反，觉得压力甚大，忧心忡忡，他深知此役只能胜，而绝不能败，败了不仅个人威信扫地，就是他那名义上的学生、实际上的主子襄公，

威望也会一落千丈。然而他又没有必胜的把握，这两军对垒，既要主帅用谋，更要三军用命。如果人不舍生忘死，再好的计谋也不管用，因为任何计谋最终都得靠人去实现。就在这至关重要的人的问题上，阳处父最无把握。这也不能怪他，他统领的五百乘，从兵到将，全是他人人马，他阳处父仅凭太傅的头衔凌驾他人之上，有如一顶无派无系的冠冕戴在一个与之素不相干的光头上，一有风吹，难免当即脱落。

“如果有那么个不战而胜，或者不战而回的机会，那就好了，既有胜楚之名而又无冒险之实。”阳处父这样设想着，期望着。

“禀报元帅，前面已是泝水，楚令尹斗勃率战车七百乘，已于前二日临水下寨。”当阳处父再一次琢磨他的有名无实之计时，忽有探马来报。

“传令前军，紧临泝水下寨，以防楚军渡河。中军在左，后军在右，作鼎势展开，以相声援。三军注意防守，等待时机与楚接战。”阳处父一口气下达完三军扎寨的使命，表面看来指挥若定，内心却十分紧张。

“我阳处父怎的这等晦气！楚国战将如云，哪个不好来，偏偏遇上个斗勃。这斗勃沙场老将，智勇双全，文武并用，岂是轻易敌得的？”阳处父从心里这样埋怨，可又不知到底该埋怨谁，但既已来了，也就不能不勉为其难了。

阳处父日夜督促前军坚守河岸，紧防楚军突击渡河。命中、后军加强戒备，随时增援前军，但闭口不言如何渡河出击。将校们也不理会，乐得清闲，天天在营中饮酒。如此相持半月，楚不北渡，晋不南来。日子长了，阳处父看出了斗勃意在保护陈、蔡，并无主动出击意图，心中有了底，一个有胜楚之名而无冒险之实的计划开始成形。一天，阳处父叫过自己心腹，叫他过河去楚营传话。

心腹来到楚营，见了斗勃，以阳处父口气传话说：

“处父闻之，古之君子文则不犯顺，武则不避敌。阁下如有

心打仗，处父愿后撤三十里，请贵军渡河，排成阵势，约定日期，然后开战。开战迟早，由阁下自定。如阁下渡河不便，就请贵军后撤三十里，以便我军渡河，布阵完毕，然后开战。如此隔河厮守，徒费资财，不是办法。”

斗勃是个爽快人，听了这番言语，觉得很有道理，正待回复楚军过河，在北岸开战，一旁的大心用力在他脚上一踩，斗勃醒悟，改口说：“送来使营中安歇，改日回话。”

待晋使去远，子上问大心，大心回答说：“晋人狡诈，最无信用。如若我军渡河，他乘我半渡之际袭击，岂不吃亏？不如我军后撤，让他过河，约他在南岸会战。”

斗勃觉得有理，遍征诸将意见，都认为让晋军渡河比较稳当，于是答复晋使：楚军后撤三十里，请晋军渡河，在南岸会战。

心腹回营，将斗勃意见密报阳处父，处父十分高兴。翌日一早，但见楚营旌旗移动，不到半日，全军后撤，泚水河边绝无半个楚兵踪影，众将校甚为不解，阳处父趁机宣布说：“楚军畏我军威，仓皇逃窜！”有人建议渡河追击，阳处父不许，下令班师回国。

斗勃见晋人不敢过河，撤军归去，保卫陈、蔡的目的已经达到，也不追赶，自率大军回郢。对这次戏剧性的战役，后来《左传》记载甚详，但对阳处父复杂的心态，及其欺世盗名的手段，描写极其简单，仅用了四个字：“阳子患之。”

阳处父的诡计骗过了斗勃，掩盖了自己的怯懦，也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战争，并非坏事。然而，它被商臣利用，竟成了斗勃杀身的罪证。

那日商臣与斗勃廷争未胜，气冲冲来找他老师潘崇，潘崇安慰他说：

“朝堂之争，意气而已，即便赢他，并无实用。倒是他率兵

出征，却于太子有利。”

“这有何利？听说晋侯以阳处父为帅，这阳处父素不知兵，以久历沙场的斗勃对全不知兵的阳处父，还不手到擒拿？一旦胜晋，岂不功上加功！斗勃之名已经了得，再加新功，岂不更难对付，于我有何利益？”商臣不解，还在一个劲埋怨。

“事虽如此，就看如何利用了。比如行船驾帆，生手只能就一面之用，东行用西风，西行用东风，而熟手能兜八面，无论东风南风，西风北风，以至东南风，西北风，都能利用。而帆仍然是帆，其用全在人的操纵了。能说斗勃此行全无太子可用之处？”潘崇开导。

“如此当如何办理？”商臣问。

“多派人手，仔细打听，不要放过斗勃作战前后任何蛛丝马迹，从中寻找于自己有用的东西。”潘崇交代。

于是商臣派出大批探马，规定一日一报。斗勃抵达泝水，据河防守，商臣以为机会来了，问潘崇说：

“斗勃据河防守，能否告他停兵不进之罪？”

“未可。据河防守，乃君王之命，非斗勃之罪。”潘崇回答。

斗勃与阳处父相持半月，互不出击，商臣又以为有文章可作，问潘崇说。

“斗勃玩兵，据河相望半月而不进击，岂不是罪？”

“两军相持，各自寻找有利战机，兵家常事，难说是罪。”潘崇回答。

又是几天过去，晋军突然全数撤回，商臣泄气了，来找潘崇，最后一次提出问题说：

“晋军已全数撤回，能否告斗勃纵敌之罪？”

“难说。斗勃奉命救陈、蔡，晋既撤军，击之可，不击亦可，难加纵敌之罪。未知太子是否打听到晋人撤军原因。”潘崇说。

“原因倒是清楚，阳处父约斗勃决战，或楚军渡河，晋军后退三十里；或晋军渡河，楚军后退三十里，然后布阵。斗勃怕中

晋人奸计，自退三十里，哪知阳处父并不渡河，趁机撤军回国，实则是晋人胆怯，斗勃倒无甚不是。”商臣说。

“非也非也。斗勃事虽如此作，但太子话可不如此说，就说他斗勃受晋人贿赂，后撤三十里，放走晋军。受贿纵敌，罪不容诛，他斗勃纵有许多脑袋，亦无生理！”潘崇说。

“对！文章就在这里。若非太傅提醒，商臣几乎错过了机会。”商臣说着，高兴地走了。

商臣回宫，密告斗勃如何接受阳处父贿赂，如何主动后撤三十里，晋军如何耀武扬威，如何宣称大胜回国，最后说：

“斗勃受贿事小，只是这无故后撤，让晋人借此宣扬，实为我楚奇耻大辱！”

“有这等事？”成王表示怀疑。

“就算孩儿消息不准，父王想想，两军相持，不容毫发，他斗勃如何凭空后撤？他不后撤，晋军何得自在撤军，又何得有大胜楚军借口？可这晋军扬长而去，我军沮丧而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呀！”商臣进一步怂恿说。

“岂有此理！”楚王火了，从墙上取下宝剑，朝门外大声喊道：

“来人！将寡人此剑送与令尹，待他自裁后送回！”

楚军不战而胜，七百乘大军自泝水南撤，一路情绪高涨，议论不绝。

“这晋人怎的恁地熊包，既然来了，又不敢打！”

“怎的不打呢？这也不虚晃了一枪么！”

“那倒自然呀，他不虚晃一枪，如何逃跑？”

“别看那阳处父不曾统兵，这花花肠子倒还不少，亏他想得出后退三十里然后决战的主意。”

“也算他运气，如若令尹不后撤，坚持我军渡河，他不就无以施其技了么？”

“那就热闹了，你我也就不得如此清闲，兴许一人要牵着一个了。”

“这阳处父算定我军不会渡河，谁会冒这险呢，他晋人提出的方案，敢说不是奸计么？”

“也难说，万一有那冒险的呢？”众军士正在热烈地议论，忽然有人插话：

“万一冒险，他就做不得令尹了。”大家回头一看，竟是副帅大心。

“是呀。所以我们都说阳处父那小子运气呢。”一十长说。

“也不叫运气，这叫出人意外。晋军既大张旗鼓而来，有谁料他不战而退？远道而来，临战而退，这就出人意料了。唯其在意料之外，故能得逞。”大心说。

“其实晋人也未捞到好处，而我们也并无损失，只是辛苦了两只脚板，大家多走了几日路罢了。”一伍长说着，大家都笑了。

“也不尽然。如我们不来，这陈、蔡也就得而复失。故我军此来，虽则未战，然而已胜，谓之不战而胜。”十长纠正说。

大心听了十长的一番话，十分满意，他正要张口再说什么，忽有军校来报，令尹有紧要事，请副帅回中军。

大心急匆匆赶回中军，见斗勃正跪在一块干净地面，用一块白绢在拂拭着宝剑。大心认得这剑是楚王之物，心中明白是怎么回事，不等马蹄收住，立即滚下鞍来，直奔斗勃，夺下他手中宝剑，一面喘着粗气，一面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大王交代了些什么？”

“不曾交代什么，想来必是与晋人战而不力了。”斗勃说。

“可大王交代只是据泝水防守，以救陈、蔡呀。今晋人逃归，陈、蔡无虞，不是目的全然达到了么？令尹有何罪过？”大心十分不解。

“有罪也罢，无罪也罢，其实我斗勃早在城濮就该死了，不想多活了这些年，又忝为令尹，愧对子玉呀！”斗勃伤感地说。

“不！此中必有过节。当年错杀子玉，君王至今后悔，令尹不能再作第二个子玉，无论如何，回郢都说明情况再说。”大心见斗勃提起他父亲子玉，更为激动。

“悔归悔，作归作，这是君王们惯见的行事，错而知悔，也算得上明君了，就让大王再来一次后悔吧，但斗勃不能不死呀。我死之后，你率大军回郢。如大王问及，你可详细禀报泚水之役经过；如不问及，也就罢了。请你回来就是为了交代这个。如今话说完了，快将宝剑还我，内侍还等着拿剑回报呢！”斗勃说。

“不！剑不能给你，一切回郢再说，大不了我成大心陪你一路去死！”大心坚持。

“尽说傻话，多一个活人难道不比少一个冤鬼好么？这君命岂是违犯得的！即使大王他日后悔，但毕竟是他日，不在今日。今日斗勃不死，就是违命；你不让斗勃死，就是先斗勃违命，作为令尹，我当先处置你。这其中利害，你懂么？你有尔父之精明，十分难得，但希望不要像他一样刚烈，脆则易折呀！拿来吧，大心！”斗勃诚挚地说。

大心被说服了，然而他怎么也不明白，这君命不也是人下的么，怎的就如此神圣，分明错了也得照办么？如若不办，或者缓办，不就免了许多错杀，少了许多冤魂么？难道这为君的就可信口雌黄，而为臣的就非得百依百顺？如此是非不分，真伪不辨，还言什么“聪明文思，光宅天下？”然而没法，只好双膝跪地，手托宝剑，一面抽泣，一面爬行，直至斗勃面前，双手将剑呈上，痛心地说：

“大叔走好，侄儿救你不得。到了九泉，见了家父，代侄儿问好。如能见到阎王，上奏一本，让人间多些正气，少些冤魂！”

后来《左传》没有写斗勃死的过程，只记载了他被潜杀的事实：“太子商臣潜子上曰：受晋赂而辟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杀子上。”

大心率楚军回郢，向楚王说明了此役的大体经过。

“如此说来，子上撤军，全是因为双方约战了。”成王说。

“不是双方约战，难道还有别的？本来令尹要率军渡河，在北岸决战，是臣等一力阻拦，怕上晋军半渡袭击之当，这才后撤三十里，约晋军在南岸决战。谁知这阳处父玩的是金蝉脱壳之计，趁我军后撤，率军逃窜。因未得大王示下，令尹不便追击，故此大军返回。”

“尔等在泝水相持期间，晋军曾有几回使臣来往？”成王又问。

“仅此一次。本可当面答复，臣怕令尹上当，暗示他商议后再行回话，以此晋使在军营小憩了片刻。然而也于当日过河回营去了。”

“那晋使是空着手来又空着手去的？”成王又问。

“当然是空手来空手去了，连封信札也未曾带得。怎么，大王以为他拿了甚东西？”大心说。

“这个不成器的东西！当日未听令尹之言，如今却害了他性命，定然是小贱人从中传话了。”成王自言自语地说。

大心全然不懂，只觉得楚王仿佛在指责什么人进了谗言，而此事又与令尹生前什么言论有关，究竟是谁进谗，以及为何要进谗，不得而知，而且也不宜知道，于是告退出来。

“缓他几日，问清楚再杀，不就少一次后悔么？”在回家的路上，大心边走边想。

大心走后，成王久久不能平静，斗勃一生行事，一幕幕在眼前浮现，越是想着斗勃的忠心，越是憎恨自己的鲁莽。

“寡人已古稀之年了，竟是恁地浮躁。如能等待子上回来，像今日一样细细问过，不就清楚明白了么？也只怪那畜牲，眼看就要继位的人了，竟还行此勾当！那小贱人更是可恶，为何将寡人机密泄了出去，害我忠良！此种男女，岂能容得！”成王想到